

徐水人民公社史



徐水人民公社史

第一集

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

1959年•保定

封面設計： 范景星

徐水人民公社史

第一集

徐水县写作运动委员会編
徐水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出版

(保定市裕华西路史家故址庵32号)

保定人民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新华书店发行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公厘1/32 • 5 $\frac{5}{16}$ 印張 • 132,090字

印数：1——7,000册

統一書号：10·2

定 价：0.48元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話·····	(1)
-------------	-------

一

义和团的志气永不灭·····	写作办公室采輯 (5)
徐水白菜王·····	写作办公室采輯 (10)
屯庄泉水見青天·····	康濯 (13)

二

初到高林村·····	张瑞口述、王国梁記 (17)
烈士孟国璋·····	张子芳 (23)
一位坚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单 志 (35)
除奸記·····	連熙文 (39)
地道里的战斗·····	杜 河 (44)
史各庄战斗·····	晋瑞說、袁德伦記 (51)

三

农业合作化的一面紅旗·····	王国梁 (55)
鳴放辯論見分明·····	高 华 (75)
記瀑河水庫·····	高蘊明、张洪猷 (85)
大王店兴建聚宝盆水庫碑記·····	大王店农业社 (90)
徐水县万里买羊·····	小 牛 (91)
瀑河水龙噴巨浪·····	賈树常 (97)
紅旗西史端·····	賈素婷、馬書林 (108)
徐水人民的黄金时代·····	康 濯 (111)

瀑河上的一面紅旗·····	刘 真(119)
南张丰乡医院·····	王士祥(126)
謝德珍大娘·····	閻忠溫(129)
一个好姑娘·····	汪清山(133)

四

我看見了毛主席·····	丁德华(135)
刘少奇同志視察以后·····	(136)
发枪典礼·····	张 琦(138)
陈庄鉄矿·····	刘 鐸(140)
东风的一面紅旗·····	馬書林(147)
麦田里的小风波·····	清 良(152)
朝露和晚香·····	康 濯(154)
义和庄的托儿所·····	刘記明(158)
在文化庙会上·····	郭海亭(163)
千群一条心，任务准完成·····	郭海亭(165)

写在前面的話

这本“徐水人民公社史”第一集，只包括了反映原来徐水县的生活情况的部分文章。因为这是在去年十二月开始編輯的，当时合并到徐水不久的安新县、容城县等地区的情况，我們还来不及去比較大量地組織写作。現在反映那些地区生活情况的作品慢慢多起来了，我們將陸續編輯第二集、第三集出版。

在这本第一集里，沒有包括徐水县任何一个公社的比較完整的发展史，更沒有包括过去徐水县的比較完整的发展史。这一集内容分为四部分：一、有关过去历史的几个民間故事；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几个故事；三、全国解放以后，主要是一九五七年冬天大跃进以来的一些片段情况和故事；四、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点滴情况。就是說，这本书只是反映了徐水县人民公社化前后，各个历史阶段的极其零星的一点点情况。甚至徐水革命斗争史上一些十分重要的事迹，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陈庄制造的名震一时的大惨案，以及我們的軍民在惨案当中所表現的英勇不屈的事迹，这本书里都沒有来得及反映。又比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被延安“解放日报”表揚过的张瑞合作社，把对敌人的軍事、政治、經濟斗争結成一体，同时也提高了群众武装斗争的經驗以及政治觉悟和生活水平的綜合性合作社，这本书里也沒有来得及反映，而只是記錄了张瑞同志一段短短的回忆。其它如土地改革等等伟大的运动，也同样沒有来得及反映。就是徐水党和人民在最近一年多来人民公社化前后的丰富的斗争事迹，这本书也是記錄得十分不够的。

这种情况，希望今后可能陸續出版的第二集、第三集能够稍有补正。

徐水人民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斗争传统。在抗日战争以前的长远历史中，仅仅根据现在仍然活在人民口头的传说，那激动人心的事迹，就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传说就和徐水有关。当时徐水属燕国，传说中肯定荆轲不是燕人，但他那些年住在燕国，住在如今的赤鲁村。如今的田村铺在当时名叫田村，住着燕国有名的义士田光，荆轲和田光交谊很厚；燕太子丹找田光商量怎样去秦国报仇，田光就把荆轲介绍给了太子丹。现在赤鲁和田村铺还有传说中的荆轲故里和田光故里。再往后，晋朝的诗人张华也传说为徐水人，家就在如今的张华村；历史记载张华是范阳人，有人则说过徐水原本属范阳郡。传说晋朝另一个大诗人刘伶也曾和张华家里客居，甚至人民口头还活着他二人交谊的故事。此外，宋朝杨家将和文天祥曾在过去徐水活动的传说也很多。尽管这些传说大都不一定真实可靠，但徐水人民在过去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丰富的斗争，正如我们祖国整个英勇斗争的历史一样，却显然是可以通过那么多的优美动人的传说得到肯定的。至于徐水人民在近代历史上曾经参加过英勇的义和团斗争，这更是肯定无疑的；现在仍然活着的老义和团员就还不少。再要说到其它种种民间流传的斗争故事，那就更不可胜数了。

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徐水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徐水在抗日战争以前，就有共产党员领导人民进行过一些革命斗争活动。党的发展一个是来自安新，一个是来自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的徐水学生。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正式建立党的组织。最早是以京汉铁路为界，分为路东和路西两个县；一

九四零年合并。从此以后，徐水人民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历史上最为英勇也最为艰苦复杂的斗争。由于徐水正处于铁路两侧的尖锐斗争的环境中，不论日寇或国民党都曾把这里看作眼中钉，曾在这片土地上施展了最为残酷的屠杀和掠夺。但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命运的主人，这却是任何凶恶的敌人所动摇不了的。党和人民虽然遭受了极大的牺牲，终于是从胜利走向了胜利。

全国解放以后，徐水人民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胜利前进。特别是从一九五七年冬天开始的大跃进，更使徐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就基本实现了水利化。这里又有必要联系到一个古老的传说。徐水县是以早年间境内有一条徐河而得名，但徐河早已干涸，多年来县境只有瀑河、漕河、萍河。这是三条害河，天稍旱就无水，稍一下雨可就横蛮凶暴地到处冲闯，全县几乎是年年闹水。广大人民是多么希望境内的河水流得徐缓一些！因此，徐河虽然早从土地上消灭，但徐水县名却随着人民的希望而出现，而流传不灭；并且随着水利化的实现，而使徐水全县的水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徐徐的、缓缓的、为人民服务的水流了！这该是怎样激动人心的事！

水利化更进一步鼓舞了徐水的党和人民。徐水在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不断革命和不断跃进，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去年八月四日，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视察徐水，推动得全县很快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又视察了徐水，推动得徐水的人民公社不断地一步步地提高。省委、地委更一直紧紧领导和亲切关怀徐水的工作，其它的许多地区也给了徐水不少的帮助、督促和鼓舞。徐水

的工作也曾出現過一些缺點，這也在黨和人民的關懷、督促下逐步得到克服。徐水現在正在更大、更好、更全面躍進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人民公社這初升的太陽，正把徐水的土地照耀得越來越火紅，越鮮艷。

自從黨領導徐水人民的革命鬥爭以來，這裡的英雄事跡和流傳在民間的動人的故事，那豐富和偉大是過去的历史所不可比擬的。這些史實實在都太需要記錄下來了。可是，我們這本書卻記錄得太少，並且質量也不高。好在這大多是徐水人民自己提筆而為的記錄，是徐水人民對於自己历史的第一次開始有組織的記錄；這也是黨所領導的文化革命在徐水所獲成績的一點一滴，是在中央的號召和省委“躍進與回憶”寫作運動的指示下，開始結出的幾個果子。徐水人民在奪取文化陣地和提筆反映自己的鬥爭事跡這一方面，正和全國各地一樣，力量將是無窮無盡的。這一本書的分量不夠，責任只在我們身上。我們將繼續在黨的領導下，進一步努力工作，爭取更大、更好、更全面地躍進，爭取把今后的第二集、第三集編得較好一些。我們並渴望讀者給我們多多的批評和幫助。

編 者

1959年3月

义和团的志气永不灭

——胡渠村义和团员的回忆

写作办公室采辑

早年間，咱們胡渠村鬧义和团，鬧的可抖呢！可威风着呢！

要說起根由头，还不是因为咱們老百姓的日子太穷太苦！那时候，清朝的皇上和官員，一劲儿往咱們身上榨油。这还不算，又来了些洋人到处胡折腾，村里一伙财主又跟着传教的洋人入了教；你想，又是财主，又是仗着洋人势力的洋教徒，那个横行霸道呀！

老天爷也不睁眼，咱們是人禍又加天灾。那一年，已經到了六月，還沒下一滴雨。庄稼地里干的硬棒，人們的眼里也急的冒火。这可怎么办啊？你能伸着脖子光等餓死？不。那时候人們都迷信，都說天上有神，都要求求天上的神神給下点雨，救救灾，解解渴。人們决心一下，嗨，那个派势可大了！成天烧香磕头，送表摆供，折腾个六够。到了十五六天头上，嘿嘿，沒想到晴天里真的响开了霹雷，嘎啦啦啦震的天昏地黑，一家伙把天上的水給倒了下來！人們可乐疯啦！跳啊！唱啊！欢腾了个沒底儿。

雨是下透了，也耩上了庄稼。可求雨的工夫花的那錢，也得大伙儿拿呀！咱們这伙老老实实的百姓，都紧了紧腰板，勒了勒肚子，拿呀！有多少錢都給拿啦！可偏偏那帮子信教的财主，仗着洋人势力，誰也不拿錢！咱們有几个敢說話的，就找上門去質問他們。那信教的財主說：

“咱們信的是外国天主教，还能給你們那求雨的拿錢？妄想！”

哎，求雨虽說是迷信，可那是老年間，那也是大伙儿的主意呀！那伙人們說的是什麼話啊！咱們歛錢的說：“下雨人人沾光，求雨人人拿錢，应分該当，你們不拿不行！”

話兒就这么一來二去，說着說着可就打起來啦！唉，反正信教的有錢有勢，教堂里還有洋神甫，你打出活人的腦子來他也不拿錢！咱們就想，洋人不講理，財主洋教徒不講理，縣官橫得講理！當時徐水的縣官姓胡，咱們村里一伙人就進城去找胡官要告狀打官司。

誰也沒想到，胡官是個老大老大的草鷄毛！他小声小氣地說：

“快回去吧！打官司也贏不了！不用說，你們，連我這縣官也惹不起信教的！人家，人家有錢，有洋神甫呢！”

咱們那熱烘烘的心，一家伙就給鬧的涼透了底。不過咱們的心里可也記下了仇。

沒多久，在新春正月里，咱們村里來了個人，名叫吳兆瑞。這人老家在白溝河，當時是剛從山東回來。他在咱們胡渠一住下就沒走，天天光給大伙兒講故事。他那故事可新鮮極了！說是山東有那么一股子人，頭箍紅巾，腰束紅帶，手使紅纓槍、大刀片，神出鬼沒，刀槍不入，專幫助窮人，專打洋人和不講理的壞蛋。那伙人多極了，誰也擋不住，殺的洋人和壞蛋片甲不留，走投無路。吳兆瑞告訴人們，那伙人，叫義和團，快到咱們這裡來啦！

村里人們一聽，覺着這可有了指望啦！世界上可真的出了神人啦！緊跟着就都問吳兆瑞：

“咱們也參加，行不？”

吳兆瑞說：“着實行嘍！人多勢眾力量大，天兵天將來了也不怕啦！”他又說：“外國洋毛子沒一個好的！咱們抱義和團，掄起大刀片都把他們宰嘍，一個也不留！”

打這時候起，咱們胡渠就成立了義和團。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們束上紅搭包，箍上紅頭巾，拿起雪亮的大砍刀，端着長長的紅纓扎槍，那股威風勁兒就別提了！把刀一掄，“癩癩”，渾身閃白光，一邊就喊：

“我對洋人不憤！一死兩拼！”

义和团的势力就这么一天天大起来。受尽了压迫的人们，誰不想发洩发洩心里的仇恨呢？誰不想抡起大刀来杀他个痛快呢？也真叫解气呀！往日洋人很象个洋人，一有了义和团，洋人就不如落水的洋狗！教堂里那几个堂堂正正的洋神甫，听见风声，早夹着尾巴跑了。财主教徒們見主子跑了，在咱們义和团的派势面前更軟成了稀泥，也夹着尾巴，跑到了咱們这一片子天主教的大堡垒——安庄。咱們义和团沒摸到他們，就一鼓气放火烧了大教堂——讓狗日的們再传那压迫人的邪教！

义和团的力量越来越大，在徐水，在保定，在咱們直隶的各州各府，在咱們的邻家山东、山西、河南，从陆地到水上，从山里到平川，但見漫地里都是反抗洋毛子的野火。每日里，不論白天黑夜，睜眼一片紅，閉眼一片紅。咱穷人們心紅脑袋紅，眼紅手脚紅。太阳都給比的沒光彩了！

到了六七月間，咱們胡渠的义和团联合外村的弟兄去攻打安庄，也攻打保定府城南的东閭，把洋人和洋教徒的堡垒围了个风雨不透。可誰也沒想到，就在这节骨眼儿的关口上，洋人的堡垒還沒拿下来，倒又闖进了一股子敌人：八国联軍从天津上岸打来了。

咱們义和团听到这消息，气的头发直豎，嚷道：

“八国！就有十国的洋人，也得敲它个一千二净！”

吳兆瑞領着咱們从安庄撤下来，就要去打天津。還沒迈腿，咳，就听说官兵跟决口的大水似的，从天津败的滿世界乱窜！咱們急的可真要把牙都給咬碎哪！

听说咱們的中国兵原本能挡住洋毛子。咱們的海口上有个关口，叫拦江鎮，守将是个旗人，人們都叫他旗猴儿。旗猴儿手下有三千六百水手兵，一个个长的神奇百怪。脸上一片黑，一片白，胳膊长过膝，腿脚坚如鉄，水性大的在海里泡七天七夜沒一点事。他們每人拿一把三棱鋼錐，洋毛子的軍艦来了，一戳就破。可惜这三千六百水手兵都沒施展一点

本事。那旗猴儿得了洋人的金銀財宝，把那些水手兵一个个都杀了！这么一来，洋人就大搖大摆地进了海口，进了中国内地。

皇家的官員們見洋人进来了，馬上刀口向內，給洋毛子獻殷勤，咱們徐水的义和团慢慢也就給清朝的官兵打散了。紧接着，洋毛鬼子兵开来了，洋神甫又来了，咱們村的財主教徒們也从安庄搬回了。咱們胡渠又成了洋人和財主教徒的天下，那狗日的們伸开爪子，到处抓捕咱們义和团。

咱們村有个霍大雪，好义和团员，杀死过洋毛鬼子。洋人来了，他就跑出去隱蔽起来。可是有个坏蛋暗通了消息，把他抓回来了。洋人的狗腿子把他押到村北溝沿上，抽出刀来，就零刀几刺他。霍大雪可連动也不动，面不改色，眼里扑扑扑直噴着那千仇万恨的紅火苗。狗腿們用刀子刺他一下，他身上就冒出一股热滾滾的血水；刀子擦擦擦，响的越紧，他身上那热滾滾的血水也流的更多。可霍大雪照样还是面不改色，眼里噴出的火苗儿反倒冒的更紅更高。狗腿們刺下了他一条胳膊，停下来，尖声尖气地說：

“霍大雪，你要叫声爷，就給你丢下一条胳膊。”

霍大雪啪的一口唾沫吐在狗腿們的脸上，說：

“洋狗儿們！咱們义和团的爷們永也不怕死！有刀就杀你們！有嘴就罵你們！死了也得来招你們！”

霍大雪就这么骨头硬棒棒地死了。他死的好呀！有气节呀！

可那洋人洋狗們沒了天下，还不光杀义和团，还要发横財。狗日的們規定：誰家有一个义和团，就得拿錢一百块！說是这叫贖身費，不給就全家杀尽！

老义和团员孙老密是条好汉子，刚强志气，你再硬他也不怕，說什么也不拿贖身費。他說：

“敢当义和团，就不花这冤家錢！有本領逮住了老子，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洋人洋狗們听的說，就蜂一样涌来把他家围了个滴水不透。孙老密的两个儿子，一看这陣势，慌了一下。孙老密忙說：

“是孙老密家的就别慌，是汉子就干到底！有他没我，有我沒他！”

两个小子立即鎮靜下来，跟上爹就同敌人們干开了。

孙老密家一共三間房，一个外間，两个里間。孙老密双手抄起大鋤刀掩在門后边，俩小子，一人拿一把鎬守着窗。外边“打呀，打呀”嚷了个凶，可誰也不敢往門里迈步。孙老密眼皮儿一眨都不眨，正盯着門口呢，忽見伸进个脑袋来，他忙不迭地使足劲儿“哧”就是一鋤刀！稳住神情一看，只掘下来个厚厚的毡帽头！可这也就够劲儿的，敌人們更不敢进門了。

洋狗腿們沒了办法，就从洋毛鬼子那儿借来了洋枪洋炮，从房上掏开大洞往里打。那枪子儿扑噜扑噜地直往屋里鑽，孙老密渾身冒汗，可还是心穩神定。忽听得“哎呀”一声，一回头，大儿子倒在了地上。孙老密念头一轉：不能等死，冲！冲出去，有朝一日再干！非跟狗日的們来个一干二淨不可！这么一想，領着二儿子杀开一条血路就冲。洋狗們举枪就打。跟着，二小子也給打死了。孙老密一轉弯就摆脱了追赶的洋狗們……

孙老密冲出了重围，隱蔽了一陣，后来又悄悄地回了家。他把两个儿子死的时候穿的那血淋淋的衣裳保存住，过些日子就拿出来偷偷地晒一晒，又再經心經意地藏好，不讓潮湿、霉烂。不論是孙老密，也不不論是咱們村别的义和团員跟穷人，每回一見到那血衣，就会想起老密那俩小子，想起霍大雪，想起数都数不过来的被洋人們害死的义和团員跟穷人。咱們胡渠村，咱們穷苦的弟兄們，是永輩子也忘不了洋毛鬼子的血仇的呀！咱們义和团跟穷人們的志气，是永輩子也灭不掉的呀！

（根据义和团員李义生、刘老經与义和团活动的目击者張老記的回忆整理）

徐水白菜王

写作办公室采輯

在徐水城东，沿着瀑河两岸的一溜十三个村庄，是远近闻名的徐水大白菜的出产地。这一带地里长的白菜也真个出奇。一棵就能长大水缸那么粗，长五六十斤那么重。奇就奇在越大越嫩越好吃。菜帮儿是白的，菜叶儿是綠的，菜心是黄芽芽；可不論是白帮綠叶黄芽心吃进嘴，全都又香又脆又面糊。不論煮多少次，菜不烂，味不变。拿这白菜燉肉，任你回鍋十次八次，肉烂了，菜都不烂。这白菜还能抽出筋来，使白糖凉拌了吃，就跟有名的厨师做的拔絲水果一模一样。到过徐水，吃过徐水城东出产的大白菜的，誰不夸贊哪！几十年来，每年秋收过后，远近四方的人們，赶着大車，成帮成帮地来这儿拉大白菜，車挤車，人碰人，牲口連成一面子海，那熱鬧劲儿都要压賽保定府、天津卫和北京城。后来徐水有了铁路，每年秋后火車来装菜，也要日夜不断地装上好几个月！

不过，这也还只是最近几十年的景象。如若說到更早更早的老年間，那一份熱鬧劲儿，可又是最近几十年比不了、想不到、梦都梦不見的！

那时候，每年过了秋，在这一大片白菜地里，总要来这么一回惊破九重天的非凡的熱鬧。那正是白菜成熟的节令，这片地里每年就要长出一棵遮天蔽日的又高又大的大白菜。今年长在你家地里，明年长在他家地里；反正不管是誰家地里，每年总要长这么一棵。这棵白菜大得要占一二亩地那么一大片地方，高得比房檐还高，远远看去，就跟一座小綠山一样。这一带的人老远一見，立时就能認出：啊，这是那“白菜王”呀！

不論誰家的园子地里出了白菜王，人們都把这当成自己天大的吉祥事，都要为庆賀“白菜王”和庆賀丰年，唱一台

好戏。这一溜十三个村庄，辛苦劳动了一年的人们，都穿着比过大年春节还要漂亮的衣裳，跑到“白菜王”跟前，去痛痛快快欢腾海阔地乐一天。这十三个村子以外的人们，远的近的，外县外州外府的，不用说，也早就成群打伙，车船轿马地赶来啦！

那唱戏的戏台，也是天下独一无二有偶。就设在那棵白菜王的中央。人们把白菜王顶上的四周遭，平平整整地削低一些；那中心的高处就是戏楼，周遭的低处还可以坐下几百几千观众。唱戏的时候，不用管武生们怎么样地舞枪斗剑翻斤斗，白菜王照样纹丝不动地立在那里，任人们在它头顶上打过来跑过去地尽情欢唱。

看戏的人们，光是在白菜王头顶上的四周遭，当然盛不下。再说，戏台在白菜地的中央，旁边那缸底朝天一样的白裤绿袄的大白菜，又密麻麻铺满一地；你就是唱戏的人们要上戏楼，也找不见道儿，那看戏的可又怎么过去，可往哪儿站？拔掉一部分白菜，开出一条道儿？白菜是日常不断地浇水，地又潮的下不了脚，站那潮地里看戏自然更不行。可你也别慌。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就是在白菜头顶上走路。那一棵棵大白菜的头顶，也真象一块块大砖石那么结实，在白菜顶上走路，就跟在砖石铺成的官道上走路一样。开戏了！人越来越多，看戏的把白菜王头顶的四周遭坐满以后，来晚了，就在旁边的白菜上看，也不用搬凳子，一棵棵白菜就是天生的大圆凳。

在这一天，就不用提人们是多么高兴啦！脚蹬着白菜，身子坐着白菜，看着雄壮丰伟的白菜王和他那头顶上精彩奇妙的大戏，再扭头一望，没边没沿的菜海见不到尽头，绿绿的菜叶象滚滚的绿浪似的，直飘到老远老远的天边上。那蓝蓝的天和白白的云，还赶不上这白底绿身的菜海那么漂亮，赶不上菜海当中绿色鱼鳞般的菜浪那么漂亮呢！

这一年，一个欢乐的日子过去了，人们正在乐和和喜洋

洋地收菜的工夫，沒想竟出人意外地传来了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消息。

原来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上司，把这里珍贵的出产连同白菜王这个宝物的事，一一告给了皇帝。皇帝一听，自然就非要白菜王，非吃这里的白菜不可。皇帝随手刷下一道圣旨，把这一大片菜地“封”为御菜园；也不许人们在以后白菜成熟的工夫，再去白菜王头上唱戏；并让每年都把白菜王和最好的白菜送进皇宫里去。也就在这一年，人们只好第一次含着眼泪，把最好的白菜送进了皇宫。

第二年，人们还是照样辛勤地劳动。左浇水，右施肥；今天盼，明天盼。人们走出这个菜园，又跑进那个菜园。白菜倒还是长的再好，到底可找不见白菜王的影子了。也就从那一年起，每年秋后，远近成帮的人赶上车到这里来拉菜的工夫，这里可早就挑出了一大批特等的白菜，送进皇宫去了。皇帝因为这白菜实在好吃，还给另起了几个名字，叫什么贡菜，又叫黄芽菜。可是这里却再也不长白菜王了。本来呀，白菜王是只长在咱们老百姓的园子里的，他什么御菜园，可哪能长出那种奇珍宝物来啊！

不过，现在可又不同了，现在又另是一番谁也梦想不到的景象。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徐水县种大白菜的早已不只是城东的一溜十三村，许多村庄也都种上了，大跃进以来，全县实现了水利化，简直更普遍到村村种人人种。远近四方，许多外省的弟兄也来要上菜籽，带回去种。现在是种到哪里就哪里丰收，产量也越来越高，棵儿也越来越大，味道也越来越美。去年，东北辽宁省有个鸡西市种了徐水大白菜，每亩就收获十三万多斤。他们还给咱们县送了一面红旗呢，旗上写道：

首次白菜卫星上天， 感谢共产主义支援。

现在，所有所有徐水的大白菜，每一棵都快要长成白菜王哪！

1959年3月